

嘉祐集



嘉祐集卷之三

權書下

眉山蘇洵老泉氏著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  
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  
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  
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  
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  
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

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  
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  
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  
之言出兵救楚無忘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  
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  
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  
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屍復一夫之私忿以  
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勾踐不頽舊塚而  
吳服田單謫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



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韜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  
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爲書尙不能自用以取敗北况區區祖其故  
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  
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  
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  
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  
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一人  
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  
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

嘉元集卷三  
二  
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  
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善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  
衆而已矣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

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

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  
吾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  
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輟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  
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  
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  
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  
賜之不出於此也

此項文字因模糊不清，難以辨認，可能為書名或卷目之殘存。

此項文字因模糊不清，難以辨認，可能為正文之起始部分。

此項文字因模糊不清，難以辨認，可能為正文之內容。

此項文字因模糊不清，難以辨認，可能為正文之內容。

此項文字因模糊不清，難以辨認，可能為正文之內容。

此項文字因模糊不清，難以辨認，可能為正文之內容。

此項文字因模糊不清，難以辨認，可能為正文之內容。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  
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  
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  
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  
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  
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  
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  
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

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  
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  
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  
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  
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  
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  
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  
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  
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

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  
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  
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  
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  
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觀其戰於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

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  
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  
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  
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  
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尙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  
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  
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  
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  
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



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  
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罷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  
而返返則碎於罷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  
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  
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  
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  
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  
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  
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

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  
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  
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  
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  
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  
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 高祖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旣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

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  
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  
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  
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旣不可  
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  
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  
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  
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  
卽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

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嘗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莖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

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古詩祐集卷三終



嘉祐集卷之四

衡論上

眉山蘇洵老泉氏著

衡論叙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盡以告人其難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夫衡之有刻也於此爲銖於此爲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爲其用可以至於無窮而亦可以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今可以罪我焉耳

論平勃者

十餘計也發善而不可其故也今所以其善無江

善以爲其所以至休無難而亦可以至休其所以故也

然百求之而不終曰其善善善善也曰其善善善也

與吾告吾人以其善其善吾用今夫善之有終也以此爲終也

年百可以盡吾人善吾人以其善而不可盡吾善也吾人其

論論餘

論論上

自山論 論善果其善

論論善果其善

遠慮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

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共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惟留侯鄼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

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  
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  
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  
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  
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  
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  
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主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  
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  
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旣治矣而

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宴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爲喜君憂不辱



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舍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惛惛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以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福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驎終無以服乘邪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

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有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况  
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  
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  
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旣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苟又曰是難御則  
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  
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也  
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慮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  
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  
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不同傑然

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爲之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

用之可也昔者漢高祖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約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

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  
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此之時而奪  
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  
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  
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出西高帝可謂映大信矣

不棄廷夜也效齊不謀則尊命不射韓重不射隕天不非楚之存  
之王與其欲姑夫人豈不為三食天下而自立各而效以國美王  
始出歸衣韓命之立效齊隨與死效之歸不表也皆此之則何  
雖不夫皆不念而於其之限於謀表終自滿而不其以立也何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邪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

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

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而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旣不能接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

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以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同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

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嘉祐集卷四終



嘉祐集卷之五

衡論中

眉山蘇洵老泉氏著

重遠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爲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爲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

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邪民譽之歌之不賢邪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褻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搥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邪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檣杵饕餮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爲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



子聞之亦不過詆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鎗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南廣川峽實爲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南廣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如何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悖叛河朔陝右尤所加卹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南廣川峽則例以爲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

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南廣川峽而其人亦以南廣川  
峽之官爲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  
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  
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爲要害土之  
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絁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  
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  
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爲廉吏矣  
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  
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

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入之地者吏不肖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南廣川峽旣爲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爲南廣川峽之要區者其牧宰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其戕民黷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選奕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弊車蹙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

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故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授賊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中矣

廣士

卷五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爲也  
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  
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爲  
忤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  
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  
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  
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  
盜焉穆公霸秦賢

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  
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  
吾不知其何故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  
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  
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  
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  
驅高車駕大馬以爲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久乃  
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爲吏若此者皆  
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

忽之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儒宗而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雋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雋明博出之可以爲將而內之可以爲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奸大豪畏憚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

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爲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祖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爲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爲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爲犬彘之行不肯爲吏矣况士君子而肯俛首爲之乎然欲使之謹飾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而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



勿棄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勾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爲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爲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爲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此器之妙在於其能化腐為生也

即如以糞土而化之則其力倍於自然之土矣

此器之妙在於其能化腐為生也

即如以糞土而化之則其力倍於自然之土矣

此器之妙在於其能化腐為生也

養才

夫人之所爲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爲仁子子然而爲義不食片言以爲信不見小利以爲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已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爲吏而吏爲將而將若是者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擥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

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爲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爲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疎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驩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爲此以畱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櫟小道加諸其上

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爲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爲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邪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邪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旣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

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邪周公之時天下號爲至治四夷  
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  
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  
有曰議能者况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  
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  
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賞其  
過無使爲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  
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  
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爲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

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  
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  
出矣

出矣

續前之車而奔其如懸限天下之人不知自歸何所而歸者皆  
其日如之所以觀天下之勢以觀其趨而某未可任其自歸也



嘉祐集卷之六

衡論下

眉山蘇洵老泉氏著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邪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

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屨旣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

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  
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  
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  
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  
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繩石以爲之富商豪賈  
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  
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  
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  
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貝

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純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償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償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

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亂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

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於其家其必  
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議法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夫三代之盛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爲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爲不行於其間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爲仁義唐之初大臣房杜輩爲刑統毫釐輕重明辯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務爲仁義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爲仁義而其所以不若

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  
變其節目而存其大體比閭小吏奉之以公則老姦大猾束手請  
死不可漏略然而獄訟常病多盜賊常病衆則亦有由矣法之公  
而吏之私也夫舉公法而寄之私吏猶且若此而况法律之間又  
不能無失其何以爲治今天子之子弟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天  
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氓隸竝笞而偕戮則大臣無恥而朝  
廷輕故有贖焉以全其肌膚而厲其節操故贖金者朝廷之體也  
所以自尊也非與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  
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貴



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  
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可困况以其官而除  
其罪則一石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且不管不戮彼已  
幸矣而贖之又輕是啓姦也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而  
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  
之法坐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爲不能自明者邪去死  
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爲誠殺人者邪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  
實也故有啓姦之釁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有  
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易以免今欲刑不加重赦不

加多獨於法律之間變其一端而能使不啓姦不失實其莫若重贖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止於墨而墨之罰百鍰逆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罰千鍰此穆王之罰也周公之時則又重於此然千鍰之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贖不能當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貴人近戚皆贖而疑罪不與記曰公族有死罪致刑於甸人雖君命宥不聽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於此則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與疑罪皆重贖且彼雖號爲富強苟數犯法而數重困於贖金之間則不能不斂手畏法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

法亦不至殘潰其肌體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亦已困於贖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於困而無辜者不至陷於笞戮一舉而兩利斯智者之爲也

兩師獲勝皆之致也

願全矣夫也言雖春不與飲因而無事皆不至前飲皆燃一與正  
亦不至致其此豈遂其命裝限去難不既而始回衣已困矣

兵制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聞有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吏叫呼衡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蓄虎豹圈檻一缺咆哮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爲三代之兵皆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憂相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則旣已薄矣况其所謂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爲凶

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棄夫民耜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  
給猶不我咎也今謂之曰爾毋耕爾毋蠶爲我兵吾衣食爾他日  
一不充其欲彼將曰嚮謂我毋耕毋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  
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咎欲其爲亂不可得  
也旣驕矣又慢法而自棄以怨其上欲其不爲亂亦不可得也且  
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  
代平居無事占軍籍畜妻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徧天下不知其  
數奈何民之不日剝月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  
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

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  
府兵其利旣不足以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  
於廢陵夷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爲之黥面涅手之制天  
下遂以爲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復自棄視齊  
民如越人矣太祖旣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京師而邊境  
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  
兵強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強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子孤睽周與  
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  
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吾猶有疑焉何者自漢迄唐或開屯田或

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患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萊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畜者兵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則鬻之否則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十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鬻然後



量給其所募之民家三百畝以爲率前之斂其半者今可損之三分而取其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爲兵其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爲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旣不復鬻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嚮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疾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朴厚無叫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斂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

無乃薄於吏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爲祿而其取之亦不過什一今吏旣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况三分而取一則不旣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爲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爲兵故也或曰古者什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爲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田與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爲兵况諸古則爲逸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繇科斂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爲之矣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  
遠郊二十而二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  
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  
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  
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  
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  
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慼慼不樂常若摧筋剝膚  
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

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况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

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况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以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

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  
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一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  
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  
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  
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旣爲井  
田又必兼脩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  
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  
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  
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

谿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  
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  
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  
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  
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  
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  
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  
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  
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

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  
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  
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之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  
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  
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  
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  
而不禁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  
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  
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



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  
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  
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  
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